

牧铃作品 Works of MuLing

城 里表哥和 乡下表弟

牧铃◎著



YZLI0890132540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城

里表哥和 乡下表弟

牧铃◎著



YZLI0890132540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里表哥和乡下表弟 / 牧铃著. —北京: 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6 (2010. 8 重印)

ISBN 978 - 7 - 5007 - 9778 - 4

I. ①城… II. ①牧… III. ①儿童文学—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6090 号

CHENGLI BIAOGE HE XIANGXIA BIAODI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 划: 缪 惟 何强伟 李世梅 装帧设计: 缪 惟 刘金川

责任编辑: 缪 惟 李世梅 责任校对: 赵聪兰

美术编辑: 缪 惟 刘金川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 编 室: 010 - 64035735 传 真: 010 - 64012262

发 行 部: 010 - 84037667 010 - 64032266 - 8269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 - 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顾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6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110 千字 印数: 8 001 - 16 000 册

ISBN 978 - 7 - 5007 - 9778 - 4 定价: 16. 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城

里表哥和

ChengLiBiaoGe
HeXiangXiaBiaoDi

乡

下表弟



关于这哥儿俩的故事已经讲过不少了。最初是在北京的《儿童文学》上，接着，上海的儿童文学选刊（《中国儿童文学》）、湖南的《小溪流》、辽宁的《新少年》、甘肃的《故事作文》以及湖北的《少年文学周刊》和江西的《小星星》……总



而言之吧，两个快乐顽皮的小家伙的故事传了很远很远，他们醉心自然科学和异想天开的种种作为，吸引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听听他们在给作者的来信中怎么说：

真希望他们是我的铁哥们儿！

如果生活像他们那样快乐，
多爽！

能帮我找一个“表弟”那样的
乡下朋友吗？

读了他们的故事，我渐渐发现学习是很有趣的事，而且生活本来就充满了欢乐！



当然也有不满意的：

作家叔叔：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编在一起，做成一本书呢？

此外，还有家长和老师的信也从各个编辑部转来。大受鼓舞的作者便遵照大伙儿的提议，从表哥表弟的故事系列中挑选了二十五篇短篇小说，编成了这本小书……

希望你喜欢！



城

里表哥和
乡下表弟

目录

contents

- ☐ 绝对命中 / 7
- ☐ 逃避追杀 / 19
- ☐ 飞蛾翅上的密码 / 24
- ☐ “未来人”设计方案 / 32
- ☐ 信息通道 / 36
- ☐ 城市猎人 / 44
- ☐ 验证一个传说 / 52
- ☐ 突破口 / 60
- ☐ 养活自己 / 66
- ☐ 恶兔 / 70
- ☐ 感化行动 / 77
- ☐ 送虎记 / 85
- ☐ 智慧动物 / 92



- ☐ 可怕的超生物 / 100
- ☐ 水晶骷髅 / 109
- ☐ 跟踪追击 / 117
- ☐ 侦探打工仔 / 127
- ☐ “鬼节”之夜 / 134
- ☐ 第三种发现 / 144
- ☐ 沙漠历险记 / 152
- ☐ 数学的失败 / 160
- ☐ 效率芯片 / 166
- ☐ 感受时间 / 170
- ☐ 未来牧场 / 177
- ☐ 不断升级的机器人 / 184
- ☐ 后记 / 191

绝对命中

表哥问我第一次打猎是啥滋味——他指的是我打着一只小兔子的那次。



我说没啥滋味，只记得那会儿心窝子跳得厉害，手也不争气地抖个不停；接过爷爷的火铳，我瞄也没瞄，就冲着山坡上那灰灰的一团抠火了——砰！打着了。

“没瞄准咋就打中了呢？”表哥问。

我说当然能中，火铳是爷爷替我瞄准后架牢在树杈上的。而且，等我开火时那野兔早跑开了，“砰”的一声过后我的胜利品是另一只兔子，一只躺在我脚下的巴掌大的小野兔。爷爷拾起小野兔检查了好一阵，说那东西是火铳的震响给吓死的。

表哥压根儿不相信。我说你不相信我没办法，我自己也不怎么相信——从爷爷手里接过那只比我还胆小的小野兔时我彻底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表哥就啧啧啧啧替我惋惜。他挺着肚子，吃力地端起那杆火铳瞄准了我的下巴。“要是我，绝对命中野兔的左眼！”他说。

我说你瞄准的是我的下巴。我的左眼在这儿。

“火铳有那么精确的弹着点吗？”表哥扔了铳，摘下他三百五十度的近视眼镜，用手绢使劲儿擦着，“我倒是发现，这种旧式火铳挺适合我这种型号的眼睛——模糊射击——只要大方向不错，射出的铁砂总有那么三五颗钻进野兽的眼睛、嘴巴、耳朵这些要害部位去——关键是勇敢沉着，心不慌，手不抖，命中率至少是百分之百！”

说着表哥催我赶紧装硝药。我装模作样地糊弄他，因

为我确实不知道硝药该从哪一端灌进火铳，而这杆偷来的火铳里早灌满了硝药和铁砂，只要往“撞机”眼里扣上一块引火的“火纸”，就能开火了。

糊弄没戴眼镜的表哥，就像我们去尼姑庵偷香烛时，糊弄守庵的瞎四奶奶一样容易。

其实表哥跟我同一天出生并且跟我读同一个年级，可我不得不叫他哥——第一，他从九岁起就戴眼镜，显得老气；第二，他是城里人，肚子里装的课外书比我多十五倍，说话也总是大人口气。有这两项，不是哥也有了“老大哥”的资格。何况还有第三，他真的比我大两岁，我们是时隔两年的“同一天”出生的，后来分别在城市和山村两所学校上学。那一年，城里的他七岁，乡下的我刚满五岁。五岁的我“淘”得像猴子，没人看管，一眨眼下塘，一眨眼又上了树，爹担心我闯祸，让我提前入学，交老师“管制”了。

跟表哥成了“同年级”，我仍叫他哥，他管我叫“老二”。我们关系不赖，一放假，不是我去城里就是他来乡下，反正哥儿俩得到一块打堆儿。

表哥对火铳感兴趣是在寒假。我接到姑姑打来的电话跑出村去接表哥时，正碰上村长去外村请猎手，除山害。我们这边的“山害”就是野猪。这边不是自然保护区，对祸害庄稼、繁殖力又特强的野猪，人们从来都不留情面。

表哥小眼瞪得溜圆，把行李包扔给我，就要去阻拦村

长。他说他决不能眼看着别人破坏生态平衡不管。

我说你管那么宽干吗？人家打的又不是你家里喂的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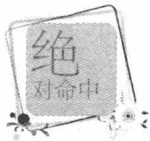
“什么话？”表哥火了，“全世界的中小学生跟科学家一起进入了‘格罗布计划’你知不知道？‘格罗布计划’就是号召每一个人都关心爱护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存环境，你知不知道？‘格罗布计划’要求我们做到……”

我承认我对啥子“格萝卜”一无所知，我只晓得野猪祸害庄稼，要保护农业生产必须赶走“山害”。我说动物要保护，植物就不要保护啦？动物强，植物弱，咱们该帮助谁？我说你那个“格萝卜”计划难道不保护植物？

表哥坐在草地上大人似的沉思起来。

我趁机告诉他，野猪生起儿女来特有水平，一窝几十个，而且是出了名的“呆霸王”，发起火来，大约能撞翻坦克的。就是请了坦克兵来，也未必能“消灭”得了，所以咱们不必为这东西担心——不干掉它一部分，才真会破坏“生态平衡”哩！你想想，要是山里娃们上学的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坐满了“呆霸王”，谁还敢去上学？还有，呆霸王爱吃蛇，能掘地三尺挖到冬眠的蛇，让它们繁殖得漫山遍野，蛇岂不被灭绝了吗？它们啃吃植物不挑食，时间久了，庄稼和树木不会被它们啃光了吗？到最后，满地球只剩下野猪了，“格萝卜”还计划个啥？

我说了又说。我发现我的口才在做思想工作时还是挺管用的，因为表哥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



要亲自动手打野猪了！他说我们也许是地球上最后一代有机会跟野兽干仗的人，不抓住时机当一两回英雄，等咱们老了，拿啥去教育“年青一代”？

这话说得我全身的血都朝脑袋里涌，拉着表哥就往家里跑。

火铳我家就有！还是爷爷他老爸留下的。传到爷爷手里，这火铳就不会打猎，只能用来“护秋”了——每到秋收，深山里的野猪拖儿带女下田来嚼谷挖红薯，“护秋”的人们都得拿火铳朝天上砰砰，把猪群吓跑了事。干吗朝天上打？怕伤着野猪呀！那东西受了伤就找人拼命！没有连发机关枪，或者能将野猪一枪致命的把握，最好别招惹它们！

今天却没了这许多禁忌。我们两个脑瓜都发烫了！男娃就这样，脑瓜一发烫，会受热膨胀而比平常大许多，脑袋上长着的嘴巴和眼睛也跟着变大。用这变大了的眼睛去看，天小了，地小了，野猪更小得像耗子！

“有铳就行！”表哥兴奋得满脸通红，“你会装硝药吗？”

“算我的！”我拍拍胸脯，从墙上取下爷爷他爸那杆老铳。“护秋”季节早过了，爷爷还是依照老习惯，隔三差五地灌满一铳硝药，听到远处铳响，就爬到屋后高坡上回应一枪——这是大伙儿联手，防止野猪毁冬麦苗哩！

爷爷没想到这一次却方便了我们。

趁着蒙蒙雨雾，我们溜出后门悄悄进山了。

按表哥的设计，我在前头扛着铳管，他在后面抱住枪托。表哥说这是“最佳战斗队形”，不仅解决了火铳太重力气太小的矛盾，让火铳变得像一门小炮那样稳固，而且将开火变成了联合行动——打中了猎物，两人都有同样大的功劳——特能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别害怕。”表哥给我打气壮胆，“有我在后头保护着，你完全不必担心！”

我不担心，铳管搁在肩上，比抱在手里轻松多了，只是击发权都控制在表哥手里，我只算得个枪架子。

黄泥山道上淋了雨，油似的滑。我一步一溜地走着，没走上三里地，心上那股豪气消耗得差不多了。凭我们两个，能跟呆霸王干仗？回头看看，表哥还是那气壮山河的模样，我就没打退堂鼓，只领他顺大道走。我知道，没条猎狗领路，这么一大片山林里想要找到野猪简直是大海捞针。何况不上小路不钻林子，与野猪发生遭遇战的机会绝对低于百分之零点零一。

牛毛细雨越下越大，身上湿了，冷得难受。头发承受的雨水顺着额头往下淌；鞋袜、裤管全湿透了，冰凉冰凉地粘在脚上，那滋味也不好受。表哥比我更多一道麻烦，他时不时得摘下眼镜，拽长了袖口，去擦镜片上的水雾。

“今天没希望了，回吧。”我建议。

“再走走！”表哥兴致不减，“还没交上火呢！”

我后悔不该自作聪明地用塑膜把火铳裹起来，要不，火铳后头的火纸硝药受了潮，表哥就不会有那么奢侈的希望啦！

现在，只好靠计谋来“忽悠”表哥了！这并不难。就凭他那伸手不见五指的近视，我随便指块石头，也能吓得他立即开火。打光了这一铳硝药，任怎么不甘心也得往回走。我决定绕过前面的大弯，就使用这条妙计。

弯道后是一坡冬小麦。隔着雾瞧，坡地上灰不溜秋的几堆活像野猪。我故作紧张地一颤，大叫开火。

你简直没法想象那一声贴着我的脑袋发出的爆炸是怎样惊人！几堆石头都吓得乱窜起来……哪是石头呀，分明是七八头野猪！

表哥也吓呆了。

我拉他一把，两人一同滚进地边一条干涸的深沟。

吧嗒吧嗒哗啦哗啦，地里的猪群乱成一锅粥，准是找人拼命！我们哥儿俩趴在沟底，大气也不敢出。扑通！有件东西掉进沟来。我鼓足勇气，偷偷瞥了一眼——

掉进沟坑的是一头不足三尺长的小野猪！

就那么个小东西，也长得粗毛大嘴小红眼，一股子蛮悍的野劲，叫人害怕。

小野猪嗷嗷尖叫着往沟沿上冲，冲到半腰摔下来，再冲，再摔。那扑通扑通的摔打声就像锤子砸在我心上。真恨不能去帮一把，让那小凶神赶紧离我们远远的……可我

哪有那胆呀？

“它会把大野猪引来的。”表哥声音颤颤地说，“咱们快没命了……”

小野猪真的发出一声破喷呐般的号叫！我吓得紧闭上眼。那边却安静下来，再偷眼瞧瞧，小猪不见了，总算蹿上去了！

为保险起见，表哥建议我们继续埋伏。我说：“咱们在这儿过夜吗？”表哥说：“再等等！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有个长嘴獠牙的家伙，正守在沟边上等着……”

我伸手去摸火铳。虽说没硝药了，那东西毕竟能给人壮胆。火铳却不知去向。我心一横，也像小野猪似的蹿出沟坑。

野猪一头也不见了。麦地被搅得一片稀烂。我找到火铳，伸下沟去把表哥拽上来。表哥趴在沟边，眼珠子透过镜片盯着我身后一动不动；我吓了一跳，急忙回头。

——我们那一枪，把一块大石头打炸了！

“如果、如果打中的是野猪脑袋的话，今天的战绩将是何等辉煌！”表哥激动不已。

我说问题是我们只打中石头没打中猪头。

“可是野猪还是被我们打跑了啊！”表哥喊，“那么大一群——不会少于一千头！”

“好像没那么多。”我疑心他发高烧。

“没一千，也有一百，”表哥一下子减了百分之